

佛般泥洹經卷上

澄一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國鷄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摩竭國王名阿闍世與越祇國不相得欲往伐之自與群臣共議越祇國富人民熾盛多出珍寶不首伏於我寧可

趙

起兵伐其國國有賢公名曰雨舍雨舍公者逝心種也公言惟命王告雨舍公言佛去是不遠若持王聲往至佛所頭面著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餐食如常不問佛禮竟自持若意白佛言越祇國大輕易王王欲往伐之寧能得勝不公受王教即嚴車五百乘騎二千步人二千往到王舍國得步徑止車下到佛所見佛前頭面著佛足佛與機使坐問國丞相從何所來公言王使臣來稽首佛足問佛消息身體平安不餐食如常不佛即問王及國人民寧安和不穀糴平賤不公言得佛恩皆自安和風雨時節國中豐熟佛言公行

道人馬皆平安不公言得佛恩行道皆平安無他公白佛言王與越祇國有嫌欲往伐壞之於佛意何如可得勝不佛言是越祇國人民持七法者王不能得勝不持七法者可勝佛言我昔嘗往到越祇國國有急疾神舍我止頓其中越祇國中諸長老皆來語我言阿闍世王欲來伐我國我曹謹勑自守國佛言我即告諸長老莫愁莫恐若曹於七法阿闍世王來者不能勝汝雨舍問佛七法者何等時佛坐阿難從後扇佛佛告阿難汝寧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議政事修備自守不對曰聞其數相聚會議政事修備自守佛言如是彼爲不衰汝聞越祇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不對曰聞其君臣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用汝聞越祇國奉法相率無取無願願不敢有過不對曰聞其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汝聞越祇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不對曰聞其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

相事汝聞越祇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誠教誨不曰聞其孝於父母遜悌師長受誠教誨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曰聞其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汝聞越祇尊奉道德國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不曰聞其尊奉道德國

澄一

二

有沙門應真及方遠來者供養衣被牀卧醫藥佛言夫有國者行此七法難可得危雨舍公對言使越祇持一法者尚不可攻何況七法公曰國事多故當還請辭佛言可宜知時即從座起禮佛而去

去未久佛呼阿難勑之往至鵝山中請諸比

澄一

三

丘僧皆聚會著講堂中阿難即受教詔至鵝山中勑諸比丘僧佛請諸比丘比丘悉來皆爲佛作禮佛即在前至講堂中設座已皆坐佛告諸比丘若當持七戒法何等爲七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法可久上下相承用坐起法可久坐起不得念家室妻子法可久在

山阻間若在深林樹下冢間當自思惟五戒法可久少年奉道當先問長老比丘敬畏承用受教莫厭法可久心當奉法敬畏經戒法可久持二百五十戒具以得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者相承用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用病瘦當相瞻視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比丘諾受教比丘不得貪財卧者不得思他事法可久樂守清淨不樂有爲法可久樂賢共坐守忍辱行慎無諍誦法可久不得責望人禮敬爲人說經不用作恩得法可久小得道頭角莫自憍恣法可久不思諸情欲心不投餘行如此者法可久不貪利養常樂隱處草蓐爲牀比丘持是法可久復有七法皆聽諸比丘言受教人有惠彼物餘人不得有恨意法可久當知羞慚法可久不懈於經戒法可久坐起心不忘經法法可久坐起不相厭苦法可久坐起當明經法法可久學讀經當諷誦惟其深義比丘持是

七法可久

復有七法佛在世間爲比丘作師比丘敬佛所說戒勑持受戒法不慢念師恩持師戒法可久不得下道當隨佛法約束法可久敬比丘僧受其教戒得當承用無厭法可久當重持戒能忍辱者法可久隨經戒心無所貪愛常念人命非常法可久晝日不得貪飯食夜卧不得貪好牀法可久自整頓思惟世間擾擾所念莫懈莫隨惡心莫隨邪心邪心來至自戒莫隨當端心世間人爲心所欺比丘莫隨天下愚人心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當重經如愚
一溢四
恐不畏取道不邪如人爲人所讒爲吏所捕吏雖執之其人不恐用無所犯故清淨持戒畏佛戒語坐衆人中不恐心淨故法可久敬慎不自憍慢從慧者受經戒見癡者當教經戒比丘持是七法法可久

復有七法比丘言受教比丘常當念經棄貪人重珍寶持經當父母當用經生活父母活人卅卅耳經度人無數卅令人得泥洹道用是故法可久不得貪食嗜味食不得多者病人少者復飢趣可而已不得味飯法可久當持身比丘日當憂死不樂在生死中生者多憂憂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奴婢知識畜生

田宅是曹憂者皆愚癡憂耳如人有罪爲吏所取雖有宗親不得前附用是穢故身當以比丘獨來獨去當與身競法可久勤修精進端身口意行無過失取道不難法可久懼降心意不聽六情抑嫋怒癡無有邪行法可久坐衆人中不羞衆人爲人所敬心淨端正不

衆人共將跋在軍前鋒難得復還意欲悔却羞其後人以受淨戒但當端心正意在衆人前莫得在後可先得道法可久當知所入法行多少深淺孰與初頭志當日勝樂經不厭苦不擇食不擇牀卧以道自勸樂法可久當敬同學當持同學作兄弟當端外內者身口過內者心過當思惟是二事法可久坐自思惟九孔惡露無所不有一孔主內九孔皆出不淨飢飽寒熱皆爲苦極身體難得宜適皆不淨潔內懷不淨風寒熱見外有不淨及自覆鼻見吐寒熱心皆不喜有臭者亦不惡不喜比丘當端心內外法可久視天下人帝王亦死貧富貴賤無有離死者同死生之道如人夢見好舍好園豪貴使樂窮則不見世間所有貧富貴賤如人夢耳自思惟世間譬如人夢比丘持是七法思惟莫失法可久復有七法比丘僧當有慈心於天下有慈心於佛人罵不得應不得恨持慈心向天下如

澄一

五

獄中有繫囚常慈心相向人處世間亦當慈轉相愍念比丘執心人罵無怒弊跋無喜生有是心可以無憂所以不與世人諍者譬如犧牛食芻草出漚漚出酪酪出酥酥成醍醐持心當如醍醐奉佛戒法可久端舌莫妄語語莫傷人意舌常端舌不端使人不得道舌致刀杖或致滅門爲道常當端舌法可久端心莫念惡莫思姪有姪心者不成阿羅漢道夜卧姪欲態欲來者當念女人惡露姪意即懈恨怒心來當念生在地土不外法可久若有將請比丘飲食餘人不得念言是以比丘獨得我不得有是曹念比丘病人儻有議持醫藥來與之餘人不得念言獨視彼不視我不得念是人持衣物遺比丘餘人不得念言我獨不得何以所行乞句得者以在鉢中不得言多少心如是者法可久持誠法慎戒法不知者當問知戒比丘念佛法念比丘僧莫得休息展轉相承用於衣中得虱當有慈

心向之法可久見死人言此人旣死不知經道舉家啼哭及知識親屬不知此人獨如去比丘以得道能知死人魂神所趣向佛經不可不讀道不可不學天下徑道衆多王道最
大佛道亦尗最上道也如數十人各持弓箭射祭中有前中者中有後中者射不休息必復中準行佛經道如此莫懈莫念前以得道今我不得道不得有是恨如人射射不休息會中准爲比丘不止會得道法可久坐起當相承用佛經當讀諷誦思惟其義除饁清信士清信女如此七法法可久奉是七七四十九法如天下水小溪水流入大溪大溪水流入江江流入海比丘當如水流入海爲道不止會當得阿羅漢道

生死不止無休息時何等爲四生痛老痛病痛死痛人不思惟是四痛強力忍之故生死不絕無休止時佛故數是四痛以告人雖有父母妻子皆當別離轉相憂患啼哭不止諸所惡見日在目前用是故佛出經當離是四痛奉八戒身亦可厭佛言一者受佛語二者當遠離愛欲就道無所貪諦三者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四者不得殺盜犯人婦女五者不得嫉妬瞋恚愚癡六者坐自思惟四痛著意中七者思念身體皆不淨八者視生死身體皆當作土佛亦念是四痛來佛亦念是四痛去佛亦出是八戒來佛亦出是八戒當念佛經深義諸比丘有念於父母妻子念世間生活者不得度世道樂世間心不樂道道從心起心正者可得道心小端可得上明天經者可得作人當斷地獄畜生餓鬼道佛爲天下正生死道諸比丘當思惟之

佛從羅致隙呼阿難去至巴隣隙阿難言諾

佛從王舍國起呼阿難去至巴隣隙阿難言諾即從摩竭國行未至巴隣隙中間有爲羅致聚佛至呼比丘僧皆聽比丘諾受教佛言天下有四痛佛所知人皆不知用人不知故

卷一

六

即隨佛去時比丘僧有千二百五十人佛至巴隣隙樹下坐巴隣隙鬼神即往告若逝心理家皆出有持席者持毬毬者持燈者皆往至佛所前爲佛作禮却在一面坐佛告逝心理家人在世間其有貪欲自放恣者即有五惡何等爲五一者財產日耗減二者不知道溢一

意三者衆人所不敬死時有悔四者醜名惡聲遠聞天下五者死入地獄三惡道中人能伏心不自放恣者即有五善何等爲五一者財產日增二者有道行三者衆人所敬至死無悔四者好名善譽遠聞天下五者死生上福德之處不自放恣有是五善汝等自思惟

之佛爲逝心理家說經竟皆歡喜爲佛作禮而去

佛起到阿衛聚坐一樹下持道眼見上諸天使賢善神營護此地佛從宴座起出阿衛聚更坐一處賢者阿難正服從座起稽首畢一面住佛問阿難誰當此巴隣隙起城郭者對

曰摩竭大臣兩舍公當起此城欲以過絕越祇佛言善哉阿難兩舍公之賢乃知當此吾見忉利天上諸神妙天共護此地其有土地爲天上諸天所護持者其地必安且貴又此地者天之中也主此四分野之天名曰仁意亡意所護者其國久而益勝必多聖賢智謀之人餘國不及亦無有能壞者是巴隣城欲壞時當以三事一者大火二者大水三者中人與外人謀乃壞此城大臣兩舍聞佛與比丘衆從摩竭國轉遊到此即乘王威嚴車五百乘出巴隣隙往到佛所前爲佛作禮却坐一面前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俱於舍小食佛默然不應兩舍公言如是者三佛法默然者如言可兩舍公即去嚴舍中爲佛及諸比丘僧施設牀座燃燈火飯食具明日兩舍公往請佛佛時與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往飯食訖竟佛即呪願言使若得道莫樂國公位雖今世不得離於縣官者若今飯佛及

比丘僧使若後世脫於縣官世有明者當飯食賢善道人道人呢願不棄仕官求官不可有貪心酷心進心樂心勸心去是五心事縣官者可得無他死後可得除地獄之罪兩舍公若自思惟公言諾受教佛及比丘僧皆起去佛出城門公即隨佛後視佛從何城門出

澄一

八

欲名佛所出門爲佛城門所度小溪水名爲佛溪佛至江水邊時人民大衆多欲度中有乘船者小船者竹桴度者佛坐思念我未作佛時度此遭水乘桴度今我身不復乘桴船度水佛自念言我是度人師使人得度世道不復從人受度念適已諸比丘皆已度

如國王樂獨思若干人衆中我獨主得道者度世者亦自思心有若干千萬端今皆主是心如國王典主人民
佛復從拘隣聚呼阿難俱至喜豫國阿難言諾佛與諸比丘俱至喜豫國捷提樹下坐佛遣諸比丘僧於喜豫國分衛已還白佛言喜豫國多病者人民多死者中有優婆塞名玄鳥時仙初動式賢淑賢快賢伯宗兼尊德舉上淨等十人皆優婆塞持五戒今皆死諸比丘俱問佛是諸優婆塞死者皆趣何道佛言玄鳥等十人死皆在不還道中佛告諸比丘僧若曹但見十人死佛持天眼見見優婆塞

澄一

九

死者五百人皆生不還道中復有三百優婆塞如難提等生時無姪態無怒態無癡態死皆生忉利天上得溝港道當復七死七生便以慧憂身持善心與天下無諍自思惟當知無常明明者即去貪婬瞋恚愚癡之態三態去即得度世道不復生死心不復走一心無所著

不欲聞是惡佛亦當何所畏難其有生者皆

當死過去當來現在諸佛皆般泥洹今我作
佛亦當般泥洹用是身故作佛若干劫求佛
止生死之道作佛絕生死之本知是人本從
癡故從癡爲行從行爲識從識爲字色從字
色爲六入從六入爲裁從裁爲痛從痛爲愛
從愛爲求從求爲有從有爲生從生爲老死
憂悲苦不如意惱如是合大苦陰墮習佛故
思惟生死本如車有輪車行無休息時人從
癡故得生死以去癡便癡滅以癡滅便行滅
以行滅便識滅以識滅便字色滅以字色滅
便六入滅以六入滅便裁滅以裁滅便痛滅
以痛滅便愛滅以愛滅便求滅以求滅便有
滅以有滅便生滅以生滅便老死滅以老死
滅便憂悲苦不如意惱滅如是合大苦陰墮習
佛故先爲若曹說癡故有生死慧者持
道不復生死佛言若曹當念奉佛法聖衆淨
戒相承用教佛經當思惟端心不復更生死

無憂哭之患

佛從喜豫聚呼阿難至維耶梨國阿難言諾
佛從喜豫聚至維耶梨國未至七里佛止柰
園中有姪女人字柰女有五百姪女弟子於
城中聞佛以來在柰園中皆勑五百姪女弟
子令好莊衣嚴車從城中出至佛所欲見佛
爲佛跪拜時佛在柰園中與數千比丘俱爲
諸比丘說經佛見柰女與五百姪弟子俱皆
好莊衣佛勑諸比丘汝曹見柰女與五百姪
弟子俱皆低頭端若心雖好莊衣來譬如盡
瓶外有好盡中但有不淨封結不可發解解
者不淨臭即至柰女皆是瓶輩其有比丘當
見力何等爲見力去惡就善不聽姪態寧自
破骨破心燔燒身體終不隨心作惡不但力
士爲多力能自端心勝於力士佛與心諍以
來其劫無數不聽隨心勤力精進自致作佛
比丘可自齊端其心心久在不淨中今亦可
自拔擢自思惟身體五臟亦可齊止生死之

溢一

十

法視外亦苦視中亦苦端若心奈女到下車至佛所爲佛作禮却坐一面諸比丘皆低頭佛言若何緣來柰女言我數聞佛尊於諸天故來跪拜佛言柰女若樂作女人耶奈女言天使我作女人耳我不樂也佛言汝不樂作女人者誰使汝畜五百姪弟子者柰女言是皆貧民我養護之佛言不然若不厭女人之病月期不淨拘絆捶杖不得自在不厭汝身反更從五百人柰女言我癡所致慧者不爲是佛言審如是者善柰女即長跪白佛明日請佛及比丘僧佛默然不應柰女大喜即起爲佛作札而去未久維耶離豪姓諸理家聞佛比丘僧俱來去城七里在柰園中即乘王威皆嚴駕乘而出欲觀見供養佛中有乘青馬青車青衣青蓋青幢青幡官屬皆青中有乘黃馬黃車黃衣黃蓋黃幡黃幢官屬皆黃中有乘赤馬赤車赤衣赤蓋赤幢赤幡官屬皆赤中有乘白馬白車白衣白蓋白幢白

燈一

十一

幡官屬皆白中有乘黑馬黑車黑衣黑蓋黑幢黑幡官屬皆黑佛遙見車騎數十萬人來即告諸比丘汝欲見忉利天上帝釋苑中侍從出入者如此諸理家無有異也諸理家行到道口皆下車至佛所前者爲佛跪中央者皆低頭最後者但又手皆坐佛問若曹所從來諸理家言聞佛在是故出城跪拜中有一人字賓自起至佛前熟視佛佛問若何等視賓自言舉天上天下皆爲佛領動我視佛無能極佛言賓自莊當熟視佛久遠乃復有佛耳曼有佛時當受佛教令中有四五百理家言賓自有大德與佛共談賓自言我遙聞佛經我念作是經久我適今日乃得見耳我有慈孝心於佛佛言天下人少有如賓自輩慈孝於師佛告賓自佛出於天下知天下生死之道說經開化天上天下及鬼龍無不傾側者是佛第一威神其有讀佛經自端心得道者是佛第二威神佛於天下說經賢者無不

喜聞者無不喜學者轉相教轉相授導轉相
端心是佛第三威神其學佛經者皆喜如愚
人得金上智者得應真道第二者可得不還
第三者可得頻來第四者可得溝港第五持
優婆塞五戒者可得天上持三戒者可得作
人佛出在天下因現此道是佛第四威神佛
告賓自若來熟視佛若說數聞佛名希見佛
時座中有數十萬人皆不問佛若獨問是佛
第五威神佛告賓自天下智慧者少無反復
者多受佛經道受師好語持師戒法諸鬼神
龍無不護視者更不敢妄召呼當慈孝於師
師不從弟子有所求索在師前當敬師背後
當稱譽師師死常當憶念於今賓目者人中
雄善樂法清戒維耶不逝心理家請佛明日
寧可與諸比丘入城取食佛言柰女朝旦來
請佛及比丘僧諸逝心理家皆俱去柰女明
日旦來至佛所白佛言以設座飯食具皆以
辦願天尊屈威神佛言若徑去我今隨後佛

卷一

十二

起著衣持鉢與比丘俱入城城中觀者數十
萬人中有賢善優婆塞皆言佛如明月弟子
如明星與月相隨時佛好如是佛至柰女家
就坐行澡水佛及諸比丘僧飯竟澡手以
畢柰女持小杌於佛前坐佛告柰女聖人及
天下尊豪富貴惟尚戒淨明佛諸經坐中語
言無不好聽其所行處無不敬愛者今在天
下作人不貪財色奉佛神化死無不生天上
者佛告柰女善自愛重持五戒佛與比丘俱
去佛從維耶梨國出告阿難寧可俱至竹旁
聚阿難言諾又聞竹旁聚米穀大貴諸比丘
求分衛難得佛坐思惟維耶梨國飢饉穀糴
騰貴其聚狹小不能供諸比丘分衛佛思念
欲遣諸比丘分布餘國賤米穀處行分衛佛
告諸比丘僧是竹旁聚米穀騰貴求分衛難
得彼間有沙羅提國豐熟是維耶梨四界米
穀皆貴我自與阿難俱留此竹旁聚諸比丘
受佛教皆去至沙羅提國佛與阿難俱至竹

勞聚身皆大痛欲般泥洹佛自念諸比丘皆

去我獨般泥洹不事無教戒阿難從一樹下起至佛所問佛聖體不和寧差不佛言未差大劇欲般泥洹阿難言且莫般泥洹須比丘僧聚會

佛告阿難我以有經戒若曹但當案經戒奉

憲一

十二

行之我亦在比丘僧中比丘僧皆以知佛所教勸事師法皆以付諸弟子弟子但當持行熟學今我身皆痛我持佛威神治病不復持心思病如小差狀佛語阿難今佛年已尊旦八十如故車無堅強我身體如此無堅強我本不爲若曹說無有墮地不死者最上有天名不想人壽八十億四千萬劫會當復死用是故起經於天下斷至死之根本我般泥洹以後無得棄是經戒轉相承用自思中外端心正行當持戒法中外令如常其有四輩弟子持戒法者皆佛弟子其有學佛經道者皆是佛弟子佛棄轉輪王憂天上天下人亦可

自憂疾去姪態怒態癡態

佛從竹勞聚呼阿難且復還至維耶梨國阿難言受教佛還維耶梨國入城持鉢行分衛還止急疾神樹下露坐思惟生死之事阿難遠在一樹下思惟陰房之事起至佛所爲佛作禮已往白佛言何以不般泥洹佛告阿難維耶梨國大樂越耶國大樂急疾神地大樂沙達諍城門大樂城中街曲大樂社名浮沸大樂闇浮利天下大樂越祇大樂遮波國大樂薩城門大樂摩竭國大樂滿沸大樂鬱提大樂醯連溪出金山大樂闇浮利內地所生五色如盡人在其中生者大樂佛告阿難其有比丘比丘尼持四法熟思正心不隨心外亦思善中亦思善心亦無所復貪樂心不驚恐不復走比丘比丘尼其有持志意如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魔時入阿難腹中佛復告阿難如是尚可阿難復言佛何以不般泥洹時足可般泥洹佛復言闇浮利

大樂其有知是四神足者當可在天地間一劫有餘佛告阿難如是者再三阿難不應四神足事佛告阿難若却於樹下自思惟佛起至醯連溪水邊樹下坐庵來至佛所言何以不般泥洹佛言咄弊魔未可般泥洹須我四輩弟子黠慧得道須我天上諸天世間人民

澄一十四

逮及鬼神智慧得道須我經法偏布天下未可般泥洹魔知佛當般泥洹歡喜而去佛坐自思惟亦可放棄壽命意欲放棄壽命時天地大動諸鬼神皆驚阿難於樹下驚起至佛所前以頭面著佛足却在一面住白佛我於樹下坐天地大動我驚衣毛爲起我生不更是曹地動佛爲阿難說天地動有八事何等爲八地在水上水在風上風持水如從地上望天或時風動水水動地地因動是爲一動有阿羅漢尊貴自欲試威神意欲令地動因以手兩指案地天地爲大動是爲二動中有天威神大意欲動地地即爲大動是爲三動

佛爲菩薩時從第四兜術天來下入母腹中時天地爲大動菩薩從右脅生時天地爲大動菩薩得道爲佛時天地爲大動佛起本經時天地爲大動佛放棄壽命天地爲大動佛告阿難今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天地爲復大動是爲八動阿難聞佛自期三月即啼而問得無以棄壽命佛告阿難是以棄壽命阿難白佛言我從佛聞口受若比丘有是四法名四神足欲不死一劫可得佛德過四神足何以不止過一劫佛告阿難是若過是若所作我再三告言閻浮利內大樂若徑默然不應我見若頭角若何以聽魔使得入若腹中

澄一十五

我今不得復止却後三月當般泥洹阿難即起語諸比丘僧佛却後三月當般泥洹佛告阿難皆聚會諸比丘著大會堂中阿難白言比丘僧皆在大會堂中佛即起到大會堂中諸比丘皆起爲佛作禮佛告諸比丘天下無常堅固人愛樂生死不求度世道者皆爲癡

父母皆當別離有憂哭之念人轉相恩愛食
慕悲哀天下無生不死者我本經說生者皆
當死死者復生轉相憂哭無休息時須彌山
尚崩壞天上諸天亦死作王者亦死貧富貴
賤下至畜生無生不死者莫惟佛却後三月
當般泥洹佛去亦當持經戒在者亦當持經
戒趣至度世不復生死無復憂哭佛經當使
長久佛去後天下賢者當共持經戒天下人
自正心者天上諸天皆喜助人得福佛經可
讀可諷可學可持可思可正心可端意可轉
相教有四事端身端心端志端口復有四事
欲怒者忍惡念者棄貪欲者棄常當憂死復
有四事心欲邪者莫聽心欲姪者莫聽思欲
惡者莫聽思欲豪貴莫聽復有四事心常當
憂死心所欲畜惡者莫聽當檢心心當隨人
人莫隨心心者誤人心殺身心取羅漢心取
天心取人心取畜生蟲蟻鳥獸心取地獄心
取餓鬼作形貌者皆心所爲壽命三者相隨

心最是師命隨心壽隨命三者相隨今我作
佛爲天上天下所敬皆心所爲當念生死之
痛與室家別離當念八事思惟佛經一者當
棄妻子求度世道不與世間諍無貪心二者
不得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吟嘯歌舞戲三者不
得殺生盜人財物思念姪泆四者不得懷怒
癡貪五者不得嫉彼慢人六者不得思念作
惡加痛於人七者無作恣態不得懈怠者卧
存味飯食八者當憂身生老病死持是八事
自端心可與天下無諍當超度世道諸比丘
當思惟是八事本四痛佛經可長久佛從維
耶梨國呼阿難去至拘隣聚阿難言諾佛從
維耶梨國出迴身視城阿難即前問佛佛不
妄轉身視城佛告阿難我不妄轉身夫作佛
不得妄還向視阿難言佛還向視者何意佛
言我今日壽竟不復入是城故還顧耳隨佛
有一比丘前問佛於今不復還入是城中佛
言我當般泥洹不復還見維耶梨國當至華

氏鄉土佛至拘隣聚衆中有國名尸舍洹佛皆呼諸比丘今作心淨潔坐自思惟知生中慧者使心端心端者姪怒癡態三態皆解其比丘自說以斷生死之根得羅漢道一心無所復憂不復憂生死雖更苦得不生死之道佛從拘隣聚呼阿難去至捷梨聚阿難言諾佛與比丘僧俱至捷梨聚從捷梨聚佛呼阿難俱至金聚與比丘僧俱佛告諸比丘其有比丘淨心思心智心自思惟其有智知經者是慧心本姪心怒心癡心皆滅去三心清淨欲得度世道不難以得羅漢道諸姪怒癡皆消滅去當自說以棄是三事不復作生死之法佛從金聚呼阿難且復至授手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授手聚佛告比丘淨心思心智心有淨心意者心即正智心即生智心即生開解不念姪不念怒不復癡心乃開解比丘自說言我所求皆得因見羅漢道佛從授手聚呼阿難去至掩滿聚阿難言諾即

澄一

與諸比丘俱至掩滿聚佛告諸比丘僧淨心之法思心智心至無姪怒之態得淨心之道思心智心即生思心之道淨心智心即開解智心之道淨心思心即明人有麤與染者作色麤布淨潔作色皆好是麤淨故比丘有是三心淨心思心智心淨心爲尸大思心爲三摩提智心爲崩慢若尸大心者不姪不怒不貪三摩提者攝心令不走崩慢若者心無愛欲持佛經戒如人有麤布麤布有垢人欲染作色以著染中色不明比丘不定在淨心思心智心欲得道者難坐心不解故比丘心自解坐思即見天上具知人心所念亦見地獄餓鬼畜生善惡所趣如清水下有沙石青黃白黑水中所有皆現但水清故求度世道如是心清淨譬¹如溪水濁下沙石不見亦不知水深淺比丘心不淨不能得度世道坐心濁故佛從掩滿聚呼阿難俱至喜豫聚阿難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喜豫聚佛告比丘若有

淨心思心智心師所教授弟子當學思師同
不能入弟子心中端弟子心比丘當自淨心
端是心心端則得度出道當自說以得度出
道斷生死之根本佛呼阿難至華氏聚阿難
言諾即與諸比丘俱至華氏聚佛告諸比丘
心有三垢姪垢怒垢癡垢持淨心却姪垢持

思心却怒垢持慧心却癡垢比丘自說以得
度出道斷是生死啼哭憂思之本佛復從華
氏聚呼阿難俱至夫延城阿難言諾即與諸
比丘俱至夫延城北樹下坐阿難坐邊樹下
精思內觀地大動阿難起至佛所白佛言地
何以大動佛言地動有四因緣一動者地在
水上水在風上下風動搖水水動搖地地因
動是爲一動其有阿羅漢欲自試道以手兩
指案地地爲動是爲二動中有天威神力意
欲動地地即爲動是爲三動佛不以當般泥
洹地當復大動是爲四動阿難言佛威神乃
如是佛般泥洹地爲大動佛告阿難佛威神

溢一

十八

巍巍甚尊明化無量若欲知佛威神不阿難
言願欲聞知佛言我行徧諸天下所至郡國
中人氏知者來至佛所佛身自變化作其國
邑衣服語言我視其人民行何等法知有何
經戒佛即益其經戒其人民皆不知我爲誰
亦不知我從天上来地中出人民大恭敬我
我化徧至諸國王所國王問我言卿爲何等
人我言是國中道人國王問我作何經我言
欲問何等經所問者我皆應答國王所可喜
者我皆爲廣說已我即化沒去不見國王從
後皆不知我爲誰我至諸逝心國我亦化作
逝心衣服語言我問若作何等經戒我知子
曹心知子曹語言我引經與教戒便化沒去
子曹皆從後恩我自相與語是何等人天鬼
神乎子曹皆不知我誰我亦不道是佛我行
一天下授經道徧已我上第一天上四天王
所我作天上衣服言語我問天若作何等經
天言我不知經我即爲說經竟便化沒去天

亦不知我爲誰我復上第二忉利天上化作
忉利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忉利天若作何等
經忉利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竟使化沒去
天亦不知我爲誰我復上第三鹽天上化作
鹽天上衣服語言我問鹽天若作何等經天
言我不知經我爲說經我復上第四兜率天

燈一

十九

上化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何等
經其天言彌勒爲我說經我重復爲說經我
復上至第五不擣樂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
言我問天若知經不其天言不知經我爲說
經化沒去天皆不知我爲誰我復上第六化
應聲天上作其天上衣服語言我問天若作
何等經天言不知經我爲說經即復化沒去
第六天從後皆不知我爲誰我亦不語言是
佛我復上梵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水行
天水微天無量水天水音天約淨天徧淨天
淨明天守妙天近際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諸
天皆來視我我悉問若寧知經不中有知經

者有不知經者我皆爲說生死之道說斷生
死根本之道子曹所樂經者我皆爲說之我
效作天上衣服語言餘四天其天皆不能語
我欲上者其天不能應答我第二十五名空
慧天第二十六天名識慧入第二十七天名
無所念慧入慧第二十八天名不想入佛言
吾無所不見惟泥洹最爲樂佛告阿難佛威
神不但能動地二十八天皆爲大動佛但以
正心所致佛告阿難我般泥洹後阿難從佛
只受聞經戒師法阿難當道言我從佛口聞
是法當爲後比丘僧說之阿難若不得藏匿
佛經極可列露經中無所疑我般泥洹以後
諸比丘當共持法其有他比丘妄欲作師法
其經中無禁戒者棄勿持壞佛法其有他比
丘妄增減佛經戒者阿難若當言我不從佛
聞是經法若何以妄增減佛經戒比丘有不
解佛經者當問尊老比丘阿難所見佛經戒
所從佛口聞者爲比丘僧說之勿增減其有

欲增減經戒者阿難若當正處非法者棄勿用阿難若當言佛不出是語當謂之言若何以欲壞佛經戒中有癡比丘不解經戒者當問尊老比丘比丘不得怒其有比丘不了是經中有比丘知經戒知佛所說當往參問其有比丘疑於經戒者來問比丘僧當說言從

溢一
大

其師聞各自說其師名字比丘說經戒者不得疑言非是佛所戒勑比丘僧皆在結經中在中者用在結經外棄勿用疑不解經戒者當問何處有長老比丘明經戒者當往問其經問經者不得言非是其有疑者阿難口解言我從佛聞不入結經中長老比丘所不說

棄勿用諸比丘當處經戒諸比丘處經戒之後當共持其有比丘疑言是非真佛經不樂經者諸比丘當逐出之天下禾中生草草敗禾實人當誅拔草去之禾乃成好實比丘惡者不樂經不持戒壞敗善比丘諸比丘當共逐出中有賢善比丘好經戒往詣比丘所佛

語諸比丘所持所知所學當授與比丘經戒當言佛在時於某國某縣某聚某處時與某比丘相隨說某經戒持是經戒不得呵言非佛所語當轉相教轉相承用長幼當相檢押無得以佛般泥洹去故不相承用相承用諸天人民助喜皆得福可使佛經長久我般泥洹後阿難當道某處有明經持戒比丘某新作比丘當往到長老明經比丘所當從受經戒新來比丘聞經戒不得言非持佛經戒當相承用比丘和持戒者外有清信士清信女聞比丘僧和持佛經戒皆樂供養比丘僧飯食衣被病瘦與醫藥佛經可長久比丘當和

溢一

廿一

相承事上下相檢押天下人趣地獄禽獸餓鬼道者但坐相與不和故趣是三道諸比丘持經戒當相和不得相形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智少各自行比丘和持佛經可長久使天下人得福天上諸天皆喜不在經戒中者棄在佛語中佛所說比丘所受當奉行佛

告阿難且復前至波旬國阿難言諾佛與比丘僧從夫延國至波旬國止禪頭園中波旬國人民名諸華諸華人民聞佛來止禪頭園中皆來出前爲佛作禮皆却坐佛皆爲說經時有一人名淳父字華氏華氏子時在座中諸人民皆去淳獨留須臾起持繞佛三匝却又手住白佛明日寧可與諸比丘僧俱於舍飯食佛默然不應淳即前爲佛作禮繞佛三匝而去歸家爲佛諸比丘施座然燈火明日淳來白佛言以辦佛起持鉢與諸比丘俱至淳家飯比丘中有一惡比丘取所飲水器壞之佛即知之淳亦見之佛飯竟淳取小杌於佛前坐白佛言我欲問一事天上天下智無過於佛天下爲有幾輩比丘佛言有四輩一者爲道殊勝二者解道能言三者依道生活四者爲道作穢何謂爲道殊勝所說道義不可稱量能行大道最勝無比降心態度憂畏爲法御導世間是輩沙門爲道殊勝何謂解

道能言佛所貴第一說又奉行無疑難亦能爲彼演說法句是輩沙門解道能言何謂依道生活念在自守勤綜學業一向不迴孜孜不倦人法自覆是輩沙門爲依道生活何謂爲道作穢但作所樂依恃種姓專造濁行致彼論議不念佛言亦不畏罪是輩沙門爲道作穢凡人聞者以爲弟子在清白智有善者有惡者不可皆同以爲一也彼不善者爲善致謗毀譬如禾中有草草敗禾實天下人家有惡子一子敗家一比丘惡并敗餘比丘人用比丘皆爲惡佛言人不用顏貌衣服爲好清淨意端者是乃爲好人不可妄相佛告淳若飯佛及比丘僧死當生天上知經者去姪心去怒心去癡心不可用一人故非責衆人也

廿末

澄一

佛般泥洹經卷上

鷄山_{上余}次_反餐_資乘騎_{二字並}杌居矣_{羅徒的}

遂悌上蘇固反下音弟教詔上古弄反下音照諾奴各嗜音視
 抑意力反讒助反銜捕音他代浣胡伴步反態他代浣胡伴步反跋子六音
 鋒音峯惡露上烏音誤射塲下惟故反繩音藥草上楚音俱反醍醐二字音
 物遺音醉反耗減上音好去反過於葛音反除饁果反除饁渠音俱反醍醐帝胡音
 溝港音下音講古侯反栽音哉拔擢上皮八反絆音罷船下紅字放桴音塔下音放
 挿之委反曼莫官音澡水早音狹咸夾反差不字上音澣下音
 沸方未反醯連上呼音弊魔上毗音祭反黠慧八反
 姪九反決下夷反脅虛業音蟲蟻上直弓反吟嘯下蘇音倚反
 罷音牒反効胡教誅知朱綜子宋反攷音茲

欲飲澡面阿難即往到溪水邊時有五百乘
 車上流厲渡水大濁阿難即取濁水持來白
 佛溪上流有五百乘車過水大濁但可澡面
 澡足不可飲是間更有一溪名醯連水大清
 去是不遠可往取飲佛即取濁水澡面足病
 即小差時有華氏國人中大臣名胞芻隨道
 而來遙見佛威神形兒端正安靜而坐大臣
 胞芻前趣佛爲佛作禮却坐佛爲說經胞芻
 淚出佛言何等比丘爲若說經若聞經何以
 故哭啼胞芻言有一人名羅迦鹽爲我誦經
 時我淚出佛言爲若誦何經等胞芻言羅迦
 鹽坐樹下自思惟身體有五百乘車過未久
 有一人問言適有五百乘車過寧聞車聲不
 答言我不聞其人言近在是間喎喎如是何
 以不聞答言忽然不聞其人言時比丘瞋耶
 答言不瞋人言何以不聞車聲答言我念道
 自思惟身體五減人言車過如是不聞車聲
 胞芻言我於道中逢一人爲我說經比丘羅

佛般泥洹經卷下

澄二

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佛去淳家呼阿難去至鳩夷那竭國阿難言
 諾即與比丘僧從華氏國至鳩夷那竭國佛
 道得病下道止坐呼阿難阿難言諾佛言近
 是間有溪水名鳩對持鉢往取水滿鉢來我

乙

陳明